

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永慶升平前傳  
第六十二回 馬成龍蘇州掛帥 倭侯爺北京請兵

詩曰：心花開處筆花生，落紙須與幻影成。三尺荒墳聽鬼唱，千年華表識狐烹。

蜃樓海市能尋跡，牛鬼蛇神浪托名。

姑妄言之姑妄聽，信非於理信於情。

倭侯爺與眾大人在那巡撫衙門大堂議論大事，人報：「本處市面買賣俱都上門，也有逃走的，都說是巡撫反了。」藩司慧安、臬司駱承文，大家俱沒有主意。先派人去到縣衙，叫彈壓本地面，不准逃走。少時，外邊有人稟說：「有瘦馬馬夢太與張大虎來找侯爺。」侯爺說：「叫他們進來。」少時，二人來到裡邊，見了眾位大人，又與侯爺說：「這一封書字，是我給送來的。」侯爺一瞧，是昨夜晚的未瞧的那封字兒。

原來是侯爺同成龍走後，夢太甚不放心，派了一個家人去打聽打聽。不多一時，家人來報說：「巡撫被倭侯爺追跑了，城內街市上大亂，都說反了，不知所因何故。」張大虎說：「了不得啦！因昨夜晚上我也沒得與侯爺說話，在福建會館鬧了一夜，我送來那一封字兒，侯爺也沒瞧。馬老哥，你我出來，咱們哥兩個給送了去，叫侯爺一瞧，就知道里邊有些個關係重大之事。」夢太拿出信來，二人出侯府，一直到巡撫衙門，進裡邊把那封字遞給倭侯爺。拆開一看，上寫：久違芝范，時切馳思。指山川其何遠，天教先頌；愧筆墨之久疏，寸柬少寄。茲際荷香送暑，蟬韻鳴秋，遐想煥章師兄仁大人，升祉集吉，福履綏和，所以為頌。前次接到華函，禱悉種種。弟久處海島，建樹毫無，惟頑軀托庇「平安」兩字，差堪慰遠耳。敬啟者，弟風聞會匪賊黨於八月中秋在江蘇有起兵之議，既為金蘭至交，弟安敢袖手？是以特具寸柬，奉知閣下。或擇遷善地，抑或遠避他鄉，統計鈞裁，是所深盼。專此，即請升安！餘維鑒照不宣。

同門愚弟王勇頓首倭侯爺看罷，與眾位大人們議論：「先遞折子，奏明瞭康熙聖主。」又說：「今天是七月初旬，離中秋不遠，倘若會匪造反，該當如何防守此城？」內中文武地面官默默無言。馬成龍在旁邊微笑含笑，說：「你等都是些個無能之輩。這點小事，你等都辦不了！」眾文武官一聽，內中有本江蘇陞營協台、白面瘟神神槍王緒祖，此人當年是行伍出身，跟著神力王征過王金川、小金川，征過雲南，智勇又全，他帶著有五百白馬隊，是七星旗，賊人聞名喪膽，望影心驚，因此人稱神槍無敵。其性如烈火，升任此處協台。先年此處有馬賊，他一到打敗了有幾次，因此人地面相熟，此處百姓都信服他。今天一聽馬成龍之言，他就有些個不服，把眼睛一瞪，說：「你一個跟班的，我們與眾位大人在此議論軍機大事，你也敢這樣無禮！」張廣太說：「不可，王大人過來，我給你們引見引見，這是在興順鑛店救駕的臨敵無懼、勇冠三軍的馬成龍，現任京營協鎮馬大人。」又對成龍說：「這是本處協鎮、白面瘟神王緒祖王大人。你們二位多親多近。」王緒祖說：「原來是馬兄台，小弟不知，多有冒犯！」成龍說：「王大人擔待我嘴冷！」二人說些個閒話。

眾人都說：「馬大人有什麼高明主意，你說說我聽。」馬成龍說：「咱們這裡有多少官兵？」藩司說：「有六千官軍。」成龍說：「我有一個主意，此事如奏明聖上，必須耽延日子。倭侯爺大哥，你帶著我們的那個趕車的曹六，坐船到了王家營，那裡有車，坐著人都見神力王，奏請大兵，急速前來救護。這裡派幾位守城的，派一個帶兵在城外防堵，那裡如有賊來，也可支延幾日。」

大眾一聽，說：「此事非你不可。暫把巡撫的印請出來，作為帥印，就請尊兄暫握帥印，以防會匪。城內有我等眾人辦籌款，招募勇丁，設計守城。事不宜遲，就請拜印。」大家齊說有理。給成龍換了官服，請出巡撫印來。成龍拜印，在當中落座，說：「既蒙眾位台愛，我暫且不能推托，一則為國出力，二則以救此急。我只有句話說：「自今日為始，我在此處防城一百天，無論賊勢浩大，一百天之內絕失不了江蘇城；一百天之外，我可不能保守。」侯爺說：「那是自然。我此一去入都，大概等不了百日，我就請兵來了。眾位大人要緊守城。」大家說：「不勞侯爺囑咐，我等俱是職司防守，請馬大人分派，該當如何辦理，我等大家遵命！」

成龍說：「先派人把吳德的餘黨拿獲。」張廣太帶著手下人，前後一搜，並無一人。他家口俱皆逃走，就把倭侯爺拿獲的那四個交縣梟首示眾。又派本地城守營，按四門設立巡防處，以備捉拿奸細。又把水陸兩營的兵，俱皆調齊，務於明日辰刻在巡撫衙門點名，如不到者梟首示眾。又派人到福建會館，將所有賊人等物件俱皆抄來寄庫，以備軍務之用。將所殺的死屍俱皆掩埋。喚李貴、鄒忠，帶本隊兵歸伍。諸事辦理完畢，行文調下江總兵呂慶。侯爺一瞧，辦的甚好，說：「吾今天就要起身，眾位大人多多分心，我要去也。」站起身來，回歸侯府，帶曹六僱船起身。這且不提。

且說馬成龍與張大虎、馬夢太，就在巡撫衙門中用晚飯安歇。次日天明，司道府、首縣俱皆來到，請成龍升大堂，把武營的花名冊交給成龍，眾人議論公事。少時，外面大隊俱齊：有總兵胡德、副將王緒祖，帶著本營游擊張杰，參將呂杰，都司張化，守備李成、王善，千總景德勝、戴德彪，把總咸文遠、賀景龍；有下江總兵飛天豹呂慶亦到，齊至大堂。馬成龍按冊點名，撥一千兵交胡總兵，與藩、臬兩司守城，四門已閉；自帶五千兵，在蘇州正南二十里路有一泥金崗，在那裡安營。此處三面是水，正南是旱路，直通白龍灘，安下糧台。分三個大寨：左營是王緒祖，帶一千馬步隊，立一個大寨；右營張廣太，帶一千馬步隊，立一個大寨；自己中營，帶三千人，亦立一個大寨。派呂慶管理糧台事務。馬成龍出離大寨，又往各處瞧瞧，回帳把張廣太叫過來，附耳如此如此。在中軍帳前安了十二個小帳房，廣太帶人看管，不准放一個人進去，如有人偷視，按軍法示眾。

自己又出了一張告示：欽加二品銜、斐凌阿巴圖魯京營協鎮、辦理江蘇軍務、統領馬步隊軍馬，為曉諭事，照得本營官軍人等一體知悉。如有：其一，聞鼓不進，聞金不退，旗舉不起，旗按不伏，此之謂悖軍，犯者斬之；其二，呼名不應，點視不到，違期不至，動乖帥律，此之謂慢軍，犯者斬之；其三，夜傳刁鬥，怠而不報，更籌違誤，號聲不鳴，此之謂惰軍，犯者斬之；其四，多出怨言，怒欺主將，不聽約束，跋扈難治，此之謂橫軍，犯者斬之；其五，揚聲號語，蔑視禁約，馳笑軍門，此之謂輕軍，犯者斬之；其六，弓弩絕弦，箭無羽鏃，劍戟不利，旗幟凋弊，此之謂欺軍，犯者斬之；其七，謠言詭語，造捏鬼神，假托夢寐，大肆邪說，蠱惑軍心，此之謂妖軍，犯者斬之；其八，奸舌利口，妄論是非，挑撥軍士，令其不和，此之謂謗軍，犯者斬之；其九，所到之地，欺壓百姓，逼淫婦女，此之謂奸軍，犯者斬之；其十，竊人財物，以為己利，奪人首級，以為己功，此之謂盜軍，犯者斬之；其十一，軍中議事，私自進帳，探聽軍機，此之謂探軍，犯者斬之；其十二，或問所謀，及聞號令，漏泄於外，使敵知之，此之謂背軍，犯者斬之；其十三，調用之際，結舌不應，低眉俯首，面有難色，此之謂怕軍，犯者斬之；其十四，出起行伍，躡前越後，言語喧嘩，不遵禁訓，此之謂亂軍，犯者斬之；其十五，托傷詐病，以避征伐，帶傷假死，懼而逃避，此之謂詐軍，犯者斬之；其十六，主掌錢糧，給賞之時，阿私所親，士卒結怨，此之謂乾軍，犯者斬之；其十七，觀寇不審，探賤不詳，到不言到，多則言少，少則言多，此之謂誤軍，犯者斬之。

此上禁令，一體遵行毋違，特示。

眾文武官軍一瞧，心中佩服。馬成龍果然智勇兼全，文武精通，都有畏懼之心。先前他等大家都不信服他，都知道他是一個泥瓦匠出身，今天見他條條有法。大家又想：「古來的英雄豪傑出於微末之中：韓信曾受胯下之辱，後來官拜三齊王。」

馬成龍又升坐大帳，派守備王善買棺材五百口，不拘大小，三天交齊。

又派人各處哨探。王善在蘇州城內，在各棺材鋪定了棺材，是日齊運至大營之內，見成龍交令。馬成龍又派人買漆，都用漆漆好了棺材，頭前畫了一個紅月光兒，擺在大營的前頭，一個個都齊擺開。在營內眾兵丁說道：「咱們大帥買這五百口棺材，所為作

什麼用的？」內中有人說：「我知道。這是大帥給咱們一盼望：咱們死了，一個人一口棺材，大家都有一個安身之處。」內中又有一個兵丁說道：「你別胡鬧啦！死了還指望棺材裡裝。咱們在軍營裡打軍需的人，有命的可以高升，無命的死在亂軍之中，並無葬身之地。」大家說了會子閒話。

只聽中軍帳鼓響，大帥升帳，查點軍裝器械，眾人齊聚大帳。成龍方才點名，只見流星探馬來稟報說：「報！由白龍灘下船，有二百多輛小車，俱扮作難民的模樣的，有八百多人直奔蘇州而來。請大帥定奪！」成龍說：「再探！」又派副將王緒祖：「帶五百步隊，奔白龍灘大路，把那逃難之人拿來，聽候本帥發落！」王緒祖說：「得令！」隨帶本隊兵去了。成龍這裡將軍裝點完。少時，只見探馬來報說：「王副將有望江崗與這些逃難之人交兵，那些逃難之人俱是賊人改扮的。」成龍又派呂杰帶五百馬隊，前去接應。直至次日天明，王緒祖、呂杰回營交令，「拿獲十七名為首之賊人，聽候大帥發落。」成龍吩咐軍政司將他二人功勞記上，又叫將賊人帶上來。